



生活笔记

## 喜鹊筑巢

文/石燕然

窗外唯一的风景,是一棵垂柳。塞上春晚,时近清明,柳芽还没有长出,但柳枝明显柔软多了,随着东风婆娑起舞。我突然发现,树冠中间,出现了一个往年没有的鸟窝。这显然是今年开春后的新建筑,怪不得今年的鸟叫比往年热闹一些。欢迎你们,新邻居!

清晨,窗外柳树上又传来叽叽喳喳的鸟鸣。拉开窗帘第一眼,看一下新邻居在干什么。一对喜鹊,围着柳树上下翻飞,估计那个新家就是它们安的了。但是定睛一看,它们并没有在那个鸟巢中进出,而是在上面更高的枝杈上又搭了一个新窝,相当于二层楼。施工显然刚开始不久,才有七八根枝条摆在那里,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。为什么又建新窝?难道那个鸟巢不是它们建的?这勾起了我的兴趣。

清明三天假期,一有空我就向窗外瞭望。这真是一对勤奋的喜鹊,从早到晚一直不知疲倦地劳作。它们一趟又一趟从外面衔来枝条,再一根一根安插到自己的草窝上。枝条有大有小,有粗有细。我惊讶地发现,它们不是见什么取什么,而是需要什么选什么。

有一次,喜鹊叼来一根一尺多长的枝条,一端还发着杈,像英文字母Y的造型。这件比它身体还长的物料,在运输上遇到了麻烦。尖尖的鸟嘴只能横衔着枝条,需要有较大的空间才能通行。但密密麻麻下垂的柳枝,阻碍了这件大料的搬运。任凭它拼命地扇动翅膀,就是无法接近施工现场。工地上的另一只喜鹊也很着急,一连声地叫个不停,好像鼓劲加油,也好像在出主意。Y形枝杈几次掉在地上,喜鹊总是一个猛子扎下去,毫不犹豫地把它捡起来,再锲而不舍地开展新一轮努力。看来这件物料是绝不能放弃的,非要不可!

当喜鹊又一次捡起掉在地上的物料之后,它没有再向树冠中冲刺,而是落到了柳树旁边的路灯罩上,摇头晃脑观察起来。另一只喜鹊也飞到了高高的树尖上,大声喊叫着什么。终于,喜鹊携带物料再次起飞,不过没有冲击树冠,对,它改变了方向,飞到了树冠顶端,从上面一点点降落,比较容易地把物料放到了工地上,真聪明!我不由地赞叹。

大件运到工地,两只喜鹊一起行动,将Y形大料左右安插,好一番忙活,我想,这件大料肯定是维系鸟巢安稳的重要构件,要么是托举重量的“底板”,要么是勾连整体的“龙骨”,要么是把鸟巢固定在树枝上的“边框”。树冠在呼啸的大风中剧烈摆动,而鸟巢竟然像长在树上一样纹丝不动,应该是这些大物料起了作用。

大件安装之后,施工进度明显加快。鸟巢越来越大了,渐渐成了漏斗形。这时他们开始给它加盖,慢慢收拢,最后定型为一个橄榄型。我无法看到上面,但猜测上面应该有一个圆圆的洞口。此后喜鹊衔来的多是小件,应该是内装修阶段了。我估摸着,快则三天,顶多一周,喜鹊的新家就应该竣工了。

接下来呢,它们肯定会在此孵蛋养雏,更热闹的日子在后头呢!没有关系,我喜欢这家勤劳的邻居。

非常记忆

## 诱妈上钩

文/赵 霞

昨日看朋友推荐的书《那些年》,看着看着思绪万千,忽然又想起过往,所有的疼惜与美好冲进脑海……

那年,我虽然鼓足勇气,决定带刘勇回家看我妈,路上心中还是像十五只吊桶打水,七上八下。也不知这关乎我俩命运的第一次会见,能否成功?

我妈曾给我定过“硬指标”：“身高没有一米七五,别想当我的女婿!”而刘勇呢,人品、才华样样都出众,就是他那一米六五的个头恐怕很难过我妈那道关。进家后,妈一见到他,果然就睁大了两只眼睛惊讶了十几秒,继而又盯着高高的天花板,看也不看我们一眼。我虽然心里很难过,但依然强装笑脸,轻声地说:“妈,这是我的朋友刘勇。我们来看您。”说罢,我扯了扯刘勇的衣角,他忙递上礼品,躬身说:“伯母,您好!听说您爱吃荔枝,我特意托人到产地带了一些,请您尝个鲜。”妈把脸转向一边,板着面孔说:“我又没患绝症,用得着你们又是送水果又是看望?我爱吃荔枝,难道自己不会去买?你们走吧!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,别再找没趣!”

刘勇的脸“唰”地一下变得煞白,他眉头一皱,放下荔枝,转身就迈出了房门。我紧跟着追了出去,叫道:“刘勇,刘勇!”可是,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回到屋里,我流着泪埋怨道:“妈,您那些话也太伤人家的心了!”

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开导我说:“赵霞,你太让妈失望了,你身高一米七,他那么矮,你怎么能和他谈朋友?”

“妈,您根本就不了解他,其实,他聪明能干,又有才华。”

“你什么也别说了,说一千道一万,妈还不是为你好?小霞,听妈的话,高大威武的男子汉多的是,我这花儿一样的女儿为什么偏要委屈自己呢?”

我知道妈的脾气,和她硬碰没用。我爸去世早,妈把我当作心头肉,事事要经她同意才成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我得另想办法。

第二天,我见到刘勇。两人对坐,一言不发。他使劲揪了一根小草,放在嘴里咬着,眉头皱成了一个“川”字。“我们得想办法说服我妈,每个人都有弱点,我妈也不例外。”我附在他耳边,轻轻说出我的锦囊妙计。

“这计划能行吗?”我信心百倍:“知己知彼,百战百胜!”他转忧为喜:“我等着你的好消息!”“好!”我们快活地击掌。

我妈是老教师,退休后,白天除了外出打打门球,在家里就爱看看书看报。凡是我从单位带回家的各种报刊,她都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。

那天,我带回一大摞的报刊,随手放在桌边,吃饭前后,我随便翻翻。妈见了,戴上老花镜,也坐下看。见她看得津津有味,我的心里美滋滋的。待妈看完了一摞,我又换回一摞。一连几个月,我从不间断。

妈看报刊极为认真,有时还自个儿笑起来。我趁机问她笑啥?于是,她马上津津有味地给我讲述逗她发笑的文章和故事。有时,讲完了原文,还要加上她“编者按”式的评论。我呢,其实早就看过那些文章,却故意装着听得入神,不时插问几句,这使妈讲得更加绘声绘色。我表面上洗耳恭听,心中却得意极了:不怕您聪明过人,您总算慢慢靠近“鱼饵”了。

一天,妈放下手中的报纸,感慨地说:“小霞,你留意了没有,有个笔名叫‘衣名’的作者特别能写,你带回来的这些报刊,几乎都有他的文章,长的上万字,短的几百字,无论长短,都写得精彩幽默,而且有新意。”

好!妈开始“上钩”了。我故意装着不屑一顾:“您是说那个叫‘衣名’的人?有什么了不起,不就是玩玩文字游戏吗?”

“你可别小看这文字游戏,妈是学中文的,深知其中艰辛,说说自然容易,若要写出锦绣文章,必须坐十年冷板凳,非下苦功夫不可,不是一年半载练得出来的。这个‘衣名’文字功底扎实,绝非等闲之辈!”

“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又怎么样?文人再能写,不也挣不了多少钱?”

“话不能那么说,能写出好文章的人,在现实生活中当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。我要是能有这么个能写的女婿,那可是三生有幸哟!”

“您想让‘衣名’做女婿?”

“我哪有那么好的命?也许他已有了妻儿。”

“我认得他,他是本市人,尚未婚娶。不过,这人其貌一般个头平平。”

“傻妞!你要是有本事找他做

我的女婿,个头不达标咱也认了。”

哈哈,诱妈上钩,成功!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